

叶挺传奇

李 醒 著



叶挺传奇

李 醒 著

文匯出版社

(京)新登字 140 号

叶挺传奇

李醒著

*

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北京前海西街17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顺义冠中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6.5 字数 395,000 插页 2

1991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1991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12,000 册

ISBN 7-5039-0997-8/I·476

定价: 8.90 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以传奇英雄叶挺为主要人物，着重描写了他在北伐战争前后的革命生涯，在描述了他作为独立团团长为北伐革命立下的赫赫战功的同时，也充分显示了他作为革命军人的宽阔胸襟和疾恶如仇、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

作品以波澜壮阔的北伐革命为历史背景，国共双方的高级领导人先后在书中出现，并且都有着令人信服的描写；特别是对蒋介石，在重点揭露了他的狡诈和残忍的同时，也揭示了他虚伪的另一面。在描写大人物的同时，作者还塑造了一批青年知识分子的形象，在历史的洪流中，他们每个人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北伐革命是中国革命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反映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文艺作品相比之下却不很多，真心希望读者可以通过本书对这一伟大的历史增加更多的了解和认识。

目 录

一	在幽静的别墅里	(1)
二	白马小将	(10)
三	归途风波	(17)
四	月夜相会	(32)
五	女神	(45)
六	紧急集合	(52)
七	赴宴	(64)
八	毒箭	(79)
九	订婚启事	(97)
十	解除婚约	(106)
十一	珍珠鞋	(112)
十二	岩香寺赠诗	(125)
十三	城隍庙招兵	(139)
十四	热梦	(147)
十五	美女蛇	(159)
十六	迷雾	(178)
十七	党纪似铁,军令如山	(187)
十八	两个地痞流氓	(195)
十九	断腿猎犬	(205)
二十	逃兵	(212)
二十一	视察独立团	(222)

二十二	西江哨卡	(235)
二十三	钓饵	(250)
二十四	山雨欲来	(269)
二十五	寒鸭渡	(281)
二十六	夜闯公堂	(290)
二十七	水仙花	(296)
二十八	惊变	(304)
二十九	夜袭孟家坟	(309)
三十	激战三圣宫	(320)
三十一	岭村惨案	(324)
三十二	求情	(338)
三十三	人质	(346)
三十四	狱中	(356)
三十五	无情未必真豪杰	(362)
三十六	巧袭普济寺	(365)
三十七	女兵	(373)
三十八	三月二十日	(378)
三十九	特殊角色	(391)
四十	出师前夜	(409)
四十一	丧家犬	(418)
四十二	送别	(423)
四十三	奇兵疑阵	(431)
四十四	大战汀泗桥	(443)
四十五	北伐先锋	(458)
四十六	战马长嘶	(471)
四十七	刀光火影	(478)
四十八	武昌喋血	(490)

四十九 投军探庙(502)

五 十 大江东去(513)

几句告白(521)

一 在幽静的别墅里

浪涛滚滚的珠江，像条巨龙，从西北扑向东南，穿越广州城，直奔南海飞去。它仿佛要把蕴藏在这座城市里的巨大革命激情，带向远方，带向天边。

一九二五年的广州城，被北洋军阀称作“革命党的老巢”，正以她特有的雄姿与北洋军阀政府对峙着。

“叮当……叮当……”

坐落在珠江北岸的天主教堂，尖塔似的钟楼里传出晚祷的钟声。

夏日的残阳，被钟声催落了；夜幕，在钟声中渐渐下垂。

珠江整日不停地奔腾，似乎也有些疲倦了，随着夜幕垂落，波涛声由强转弱，渐渐变成了低低的絮语。

喧闹的城市慢慢地转入平静。然而，在广州东山一座豪华的别墅里，却是华灯高放，仿佛刚从睡梦中醒来，刚刚开始它一天的生活。

这座别墅的主人是赫赫有名的黄埔军官学校校长、新任国民革命军总监蒋介石。

还不满四十岁的蒋介石，看相貌要比他实际年龄大一些。不过，他那双闪着令人胆战心惊的寒光的眼睛，却显露出旺盛的朝气。

此刻，蒋介石正独自坐在客厅里，翻阅当天搜集来的情报。忽

然，蒋介石目光一亮，一把抓过一张不大的信纸。

这份用旧信纸写的情报只有几句话：“叶挺自俄返国，古历五月初十乘火车抵穗。”蒋介石看后，不禁喜上眉梢。心想：这可真是天助我也。现在，正值用人之际，特别是像叶挺这样能征惯战的勇将，更是奇缺。现在，他从俄国回来了，正好委以重任，派上用场。让叶挺带兵，实在太理想了。可是，蒋介石突然一转念：要是他不买帐，怎么办？……

蒋介石放下情报，背着手，在客厅里慢慢地踱步，默默地想着对策。

“要么为我所用，要么被我所毁。”这是蒋介石的用人哲学。虽然他和叶挺同是中山先生的信徒，但他知道叶挺的为人，性格倔强，不随俗流，颇难驾驭。特别是叶挺知道蒋介石的根底，万一翻了脸，会惹出许多不必要的麻烦来。

“对！还是一拉一打、先拉后打！”蒋介石收住脚步下了决心，“即或他不驯服，到时候再除掉他也不难嘛！”

蒋介石正想叫秘书贺金祥来布置迎接叶挺的事，忽又想起他没在身边，他是当天下午被英国领事馆叫去了。

蒋介石看了看落地座钟，暗自咕囔着：“这么晚了，他为什么还不回来？英国佬又要玩什么花样呢？……”

就在蒋介石陷入沉思时，客厅的门开了；随着一阵香风，走进来一个女人。她是蒋介石的姘妇陈洁如。

陈洁如二十多岁，长得眉清目秀，粉面皓齿，身段苗条，体态风流，尤其是那双水汪汪儿的眼睛勾人魂灵，令人陶醉。

她祖籍苏州，从小在上海长大。因为经常同流落上海的白俄交往，所以学会了一口流利的俄语。一九二二年，蒋介石在上海物品交易所当经纪人时结识了她。当时蒋介石一来倾慕陈洁如的姿色；二来是想利用她同外国人打交道。不久两个人便打得火热，并

在法租界同居。蒋介石在广州担任黄埔军校校长和国民革命军事总监后，因为经常要和苏俄顾问及第三国际代表接触，便把陈洁如接到广州来，名正言顺地让她担任了自己的私人翻译。

陈洁如生性浮飘，好打扮、爱出风头。此刻，她身着晚妆，头戴金丝发卡，上着葱白绸衫，外套银灰色紧身坎肩，下穿浅棕色西裤，单带黑色皮鞋，脖颈上挂一串乳白色珍珠项链，衬托着她那略显黑色的皮肤，十分标致、文雅，可谓别有风韵。

陈洁如飘然走进客厅，柔声叫着蒋介石的乳名说：“喂，瑞元！依在想啥个事体呀？……”

蒋介石微笑着摆了摆手，没有搭腔。

陈洁如眼珠儿一转，问道：“瑞元，依自家的事，打算怎么办呢？”

蒋介石不知陈洁如这话指的是什么。不过，他深知陈洁如心细，有时候往往能提出被蒋介石忽略的重要事情。稍一思忖，他转身走到沙发近旁，边坐边向陈洁如问道：“依直说了吧！啥事体？！”

“后天就是依的寿辰啦！怎样庆祝，依也该早早拿出主意来才对呀，再迟，怕就来不及准备了呢！”陈洁如一口气说明原委。

“唔。”蒋介石听后点点头，他习惯地用手摸了摸头，“这个事体么……”

蒋介石的思绪被陈洁如一番话打乱了。他不由得思索起自己的现在和将来……

“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蒋介石默默地想着，“我已经快到不惑之年了，应该在众人面前摆出一副新面孔来，不能让人觉得我还是当年在上海物品交易所时的那副样子！……对，借今年的寿辰，我要唱一出新戏！……”

看到蒋介石沉思不语，陈洁如不高兴了。但她立即又露出笑脸，对蒋介石说：“瑞元，今年是依三十八岁寿辰，境况也与往年不

同了，依现在身居要职，位高权重，所以阿拉想么，庆祝会应该办得更体面，更排场，这样才合依的身份么……”

蒋介石坐在沙发上，习惯地微闭双眼，在听陈洁如说话。陈洁如见蒋介石没表示反对，不由得喜上眉梢，咳了一声，继续说道：

“阿拉想，这次祝寿，应该把这里的党、政、军各界头面人物统统请来，还有第三国际的代表和苏俄顾问……”

蒋介石突然插话说：“还要请共产党的代表，人要请齐！”

“是。”陈洁如答应一声，又说，“这次招待宴会，应该讲究排场，南北大菜，中西糕点，都应该让客人们尝一尝！……”

“不！”没等陈洁如说完，蒋介石睁开两眼，“噍”地一声站了起来。伸手拍拍陈洁如的肩膀，说：“这次不讲排场！但是人要请整齐！”

“那吃饭？……”陈洁如茫然了。

“不吃饭，只备一杯清茶。”蒋介石的声音不大，但却显出了他的决心。

陈洁如被弄糊涂了。她原以为蒋介石为扩大影响，一定会借做寿之机，大张宴席，不料，竟出意外。

“瑞元！依这是……”

蒋介石微微一笑，说：“我要改变陈规陋习，提倡新生活！”说到这里，他的话锋一转，提高嗓音说道：“这个，新生活不提倡就不得了啊！不说北洋军阀，就在我们革命军人当中，在革命政府当中，许多人整日价大吃大喝，酗酒抽烟，昏天昏地。这样，怎么得了嘛？！所以，我要给他们做一个表率！做一个革命军人的榜样！”

“哼！”陈洁如不以为然地撇了撇嘴，“有福不享，这样办，有什么意思？！”

“不，洁如，你不懂啊！”蒋介石因为激动涨得通红的脸，渐渐平复了。他慢慢坐下来，对陈洁如说：“用人之道，全在于言谈举止对

部下的影响。这里面，学问很深啊！”

陈洁如知道蒋介石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要玩新花样，便老老实实地问他：

“瑞元，这次寿辰，依究竟打算怎么办？”

“当着宾客的面，我要公开宣布，这个，这个，开始新生活。我自己从明天起，永远不吸烟，不吃酒，要过清廉俭朴的生活！”蒋介石像发誓似的一字一句地说。

“依做得到？”陈洁如用半信半疑的眼神瞟着蒋介石。

“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体肤，空乏其身。洁如，为了我们的事业，我希望你今后也不吸烟、不吃酒。”

陈洁如望着蒋介石那副坚毅的面孔，心里颇受感动，她把手中的半截纸烟往烟碟里狠狠一插，将它捻灭，站起身来对蒋介石说：“好，既然如此，阿拉就舍命陪君子，后天，在庆祝会上阿拉替依宣布。”

蒋介石猛地从沙发里站起来，走到陈洁如面前，握住她那双纤细的手说：“我的小鸽子，你真是我的贤内助啊！”他搂住她正要亲吻，忽然有人敲门，蒋介石闻声立即把陈洁如推开，板起面孔，一本正经地说：“进来。”

贺金祥应声而进。

蒋介石问道：“见到英国领事了吗？”

贺金祥点点头，“报告校长，我……”

“到办公室去谈。”蒋介石一挥手，随即走出客厅，沿楼梯向二楼他的办公室走去。

客厅里只剩下陈洁如一个人了，她坐到沙发里想仔细揣度揣度当众宣布蒋介石“今后永不吸烟，永不吃酒”这着棋会引起什么反响，她下意识地摆弄着自己的红指甲，眼睛里却浮现出众人为蒋介石鼓掌喝彩的场面，看到有人瞪起了惊奇、怀疑的眼睛，同时，她

仿佛听到那些老于世故的官僚政客们躲在墙角里窃窃私语说：“沽名钓誉！”陈洁如笑了笑，自言自语地说：“哼，乌鸦笑猪黑，全是一路货。只是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谁变得巧，变得好，谁就能夺魁。”她决心帮蒋介石打赢这一仗，她想应该为后天在庆祝蒋介石寿辰会上的演说词先起个稿，把辞句安排得动听些。想到此，她暗自得意地笑了。

在二楼的办公室里，贺金祥正向蒋介石报告他和英国领事凯伯在天主教堂相会的内容。贺金祥详细介绍了外国领事团对蒋介石抱有极大的期望，只要他能消灭共产党，列强各国愿意支持他当国家元首的情况。

蒋介石靠在长沙发里闭着眼睛静听，他没有打断过贺金祥，也没有追问他什么。从表面上看，仿佛他对贺金祥的报告并不感兴趣，但实际上他却听得那样专注，那样细心，连贺金祥为加重语气而改变声调的地方他都注意到了。

贺金祥报告完毕，坐在旁边的小沙发里，望着蒋介石，等待他的指示。

蒋介石闭目沉思。

办公室里一片寂静，只有墙壁上的大挂钟发出“滴答滴答”的声响，使人感到气氛沉闷。

片刻之后，蒋介石慢慢睁开眼睛，直起身来望着贺金祥问道：“就这些？”

贺金祥回答：“是的。”

蒋介石又思索片刻，仍然一句话也没有说，从沙发里站起来，把两手背到身后，在办公室里踱起步来。他脚上穿的那双皮拖鞋，虽然踩在厚厚的地毯上，仍然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

蒋介石听完贺金祥的报告之后，内心像开水锅一样翻腾起来。

自从他担任黄埔军官学校校长之后，他就有一种野心的驱使下过着忐忑不安的生活：有时，他很想和共产党携手合作，借共产党和工农大众的力量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以便使他能不受列强控制，独立地、名副其实地领导一个国家，但他又觉得共产党和工农大众对他是很大的威胁，并且，这样做也会得罪一大批官僚和乡绅，因此，他感到很不踏实；有时，他又想借重外国人的力量和军阀、官僚及乡绅的势力来消灭共产党，但他又觉得这条路也没有把握，他害怕外国人和军阀、官僚及乡绅不真心支持他，靠不住。所以，这些年来他始终举棋不定，左右摇摆，时而表示支持工农，坚决反帝；时而又表示反对工农的“过火行为”，愿和列强修好。现在，外国领事团竟明确向他表示，只要他能消灭共产党，列强诸国保证让他当上国家元首！该怎么办呢？他不时在内心提醒自己说：“要清醒，切不可沉醉在幻想之中！”他一边踱着步，一边在心里不停地自问自答：

“现在就找个借口把队伍拉出去，和共产党分道扬镳？”

“不行。”

“找机会先抓几个共产党杀头？”

“意义不大。”

“把共产党清除出国民党？”

“也难办到。”

“先挑起一场军事冲突，试探试探共产党的态度？”

“时机尚未成熟，决不能轻举妄动！”

蒋介石在办公室里踱了几圈，又走到临街的玻璃窗前，掀起窗帷一角，透过玻璃窗，凝神望着马路对面共产国际和苏联顾问团的办公大楼，仿佛要从那里找到良策。一缕街灯的青光透过窗玻璃照在蒋介石那瘦瘦的身材上，使他显得更加消瘦了。

贺金祥穿着笔挺的西装，手里拿着凉帽，端坐在小沙发里静静

望着蒋介石的一举一动。他懂得，这是蒋介石进行重大决策前的习惯，因此，他不愿也不敢打搅他的思绪。

片刻之后，蒋介石慢慢转过身来。贺金祥立即站起，用手向上推推金丝眼镜的框架，轻声问道：“校长，您的意思？……”

蒋介石缓缓摇头。

贺金祥有些着急地走上前去说：“校长，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

蒋介石瞥了他一眼，冷冷一笑说：“但也可能是陷阱。明白吗？”说完，走到茶几前，一侧身又坐进沙发里。

贺金祥猜不透蒋介石这话的真意，跟上前来问道：“校长所虑的是……”

“你想过吗？共产党可不是任人宰杀的绵羊！”蒋介石用手指着窗外说，“共产国际和苏俄顾问团会给他们撑腰的。”

贺金祥听到这话眨眨眼睛思索了片刻，然后坐到蒋介石旁边的小沙发里满有信心地献策说：“趁共产党现在手里还没有武装，干脆，给它来个连锅端！”

蒋介石望着贺金祥那副少年得志、血气方刚的神情，又连连摇头说：“不！虽然共产党手里没有武装，可他们的影响不可轻视。”他稍停了片刻，又接着说：“你来广州不久，还不大清楚，我们国民革命军六个军里，有五个军的党代表和政治部主任都是C.P.分子（共产党员）。”

“哦？！”贺金祥听后睁大了眼睛，望着蒋介石说道：“校长，我们应该把军权、政权想法夺过来呀。”

“还有党权！”蒋介石斩钉截铁地补充说。

“那我们就赶快动手吧！”

蒋介石摆了摆手：“切不可贸然行事！”

“那……”

“你可以告诉领事们，世人都是上帝的儿子，我和他们的心是相通的。但是，请他们谅解，中国不同于英美，情况复杂，不可操之过急。我想，他们是会懂得‘心急水不沸’这个道理的。”蒋介石颇有见地地说出了这句外国谚语。

贺金祥听后点了点头，虽然他已经摸到了蒋介石的脉搏，但他还不清楚蒋介石的具体打算，便又以请示的口吻问道：“那我们现在应该做些什么呢？”

“要双管齐下！”蒋介石把两只手同时伸向前去，“一方面要制造舆论，唤醒民心，让民众相信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另一方面要从军、政、学、商各界去物色同志，广为结交……”

“扩大我们的力量？”贺金祥没等蒋介石说完就自作聪明地抢着说。

“嗯，”蒋介石提高了一点声调继续说，“人比金子更可贵。有可靠的人，才能派到军队里去替我们掌权，才能有所作为嘛！噯？”

贺金祥望着蒋介石脸上那副激奋的神情，立即回想起他在上海交易所当经纪人时的情景，每当在赌场里赌博时，他就是这副模样。

蒋介石越说越兴奋，他的脸上由于充血，泛出了一片潮红。“我们不但要把正规军牢牢掌握在自家手里，还要把地方武装也掌握在自家手里。”他边说边把手指攥了起来。

贺金祥扶了扶眼镜，有所领悟地点了点头。蒋介石见贺金祥还在自己身边，猛然想起一桩大事，忙咳了一声，说：“你准备些人，后天到火车站去迎接叶挺！场面要热闹一些！”

“是。校长。还有别的吩咐吗？”贺金祥躬身告退。

蒋介石挥挥手说：“领事馆那边你要亲自去说。接叶挺的事也要安排好！你去吧！”

二 白马小将

“裕泰贸易商行”坐落在海珠桥畔。这是个热闹繁华的地区，街道两旁商店林立；大街上车水马龙，络绎不绝；肩挑摆摊的小贩不停地吆喝着招徕顾客。“裕泰商行”是一座五层楼的洋式建筑，处在低矮窄狭的小商店群中，显得非常突出，非常豪华，仿佛是个洋里洋气的阔少爷伫立在一群衣衫褴褛的叫花子之中。“裕泰贸易商行”之所以有这样一副气派，不仅和它的商业性质有关，并且也和它的董事长贺金祥的性格有关，因为他就是个吃洋饭，在洋人的豢养下长大的人，他喜欢洋气派，喜欢过洋人式的生活。

尽管大街上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喧嚣动荡，但“裕泰商行”里却十分安静，因为这个商行根本不开门营业。

贺金祥刚刚请黄敬元和孟仰贤吃过午饭，陪他们从餐厅里走出来，又往小客厅里让。

贺金祥上身穿一件雪白的衬衫，衬衫外边是前黑后灰两个颜色的西装背心，脖子上扎着条紫红领带，配上他那笔挺的西装裤和锃亮的尖头黑皮鞋，依然是个高等绅士的模样。而他请来的这两位客人和他站在一起，则是一幅绝妙的滑稽图画：黄敬元是个矮胖子，年纪五十开外，穿着中山服，戴着圆顶礼帽，胸前还别着国民党高要县县党部的圆徽章，可说是个半中半洋式的人物。他是广东西部地区高要县的县长，并兼任国民党高要县县党部的书记长；而孟仰贤则是个地地道道的豪绅，枯瘦干瘪，满脸皱纹，穿着长袍